翠袖乾坤

文潔華

永恆的愛

靈堂中央，除了逝者的遺照，還擺放了他八十九歲母親的心形花圈，上書給愛兒的心聲：「永恆的愛」。

我給這四個字怔住了。白頭人不送黑頭人；她沒有出現，但認識他們的人都知道這位母親對兒子的愛。他們相依為命，直至兒子成家並遠洋留學，他們才分開八年。期間她在香港為兒子照顧他的小兒子，並打點家居一切，從未發出怨言。兒子回來了，母親繼續默然做她可能做及該做的事，令兒子放心。傳言說兒子在外頭發生許多事情，她對於他的一切從未過問，就是要令他放心。朋友說他生病之前半年，有次在銅鑼灣街口，見他一手挽着母親，一手拖着長長的行李走過馬路，像要遠行。他母子倆的確走過很遠的路，但自他出生以來到他去世的六十多年，他們便是永遠的母與子；永恆的愛，超越悼念之情。

新聞圖片：反同性戀歧視運動台上，趙式之親着母親姚煒的臉。她不能苟同女兒的性取向，但母女血濃於水的愛，蓋過了分歧、差異與一切的選擇，母親除了說會一生愛護女兒，再難以說其他。養兒一百歲……又是永恆。

一對夫婦分手。女的一直愛顧共同收養的三隻寵狗，但在他離家五十天以後，記起當初他不要孩子要養狗的決定，然後發覺狗兒們因不見他而脾氣暴躁，鬱鬱寡歡，便毅然叫了一部計程車，把狗全數送到他家，從此不要記掛，並把所有狗兒的照片毀掉……。不是人狗殊途，只是永恆的愛，人間幾何。

古今談

范舉

預警飛機的關鍵是雷達技術

現在，美國空軍的先進飛機都是隱形戰機。敵方的雷達沒有辦法發現它，它卻能利用高級的雷達技術鎖定了對手戰鬥機，搶先把其擊落。一兩百公里之外，就可以殲滅對手。

中國科學院王小謨院士，就是中國的預警機之父，他提出中國預警機技術發展路線圖、主持研製出中國第一代機載預警系統；他笑言自己是工程師，致力於將工程中的複雜問題簡單化；他先後培養出十八位元中國預警機系統或雷達系統總設計師。中國現在的技術發展力量，已經放在先進科技企業裡，利用企業推動高科技的發展，首先滿足軍用，然後轉化為民用，所以經濟效益很好。

二〇〇九年十月一日，新中國六十周年國慶閱兵式上，由王小謨主導研製的預警機作為領航機型，引領機群，米秒不差飛過天安門廣場。這標誌着中國預警機事業實現跨越式、系列化發展並進入國際先進水準行列。

中國曾經向以色列洽購預警飛機。當美國發現之後，立即全力向以色列施加壓力，禁止以色列對中國出售武器和軍事技術。

上世紀八十年代，王小謨對機載預警雷達規劃、實施關鍵技術攻關，他首先提出了大圓盤背負式三面有源相控陣新型預警機方案。中國自主研製成功空警2000、空警200兩型預警機，創造出世界預警機發展史上九個第一，突破一百餘項關鍵技術，累計獲得重大專利近三十項，在眾多關鍵技術指標上超過世界上最先進的預警機主流機型，是世界上看得最遠、功能最多、系統集成最複雜的機載資訊化武器裝備之一。這種雷達的優點就是信號集成的效率很高，可以即時以電腦數字技術，測探到對方飛機的位置和飛行軌道，並且可以同時指揮艦隻和飛機把對手的大批戰機擊落，可以說，預警機就是空中戰鬥指揮中心。

美國為什麼要挑起釣魚島、黃岩島的領土糾紛？為什麼鼓勵日本和菲律賓對中國叫陣？美國是判斷中國還沒有出海作戰的能力，中國軍隊還是以陸地為主的防禦的軍隊。沒有想到，中國有了預警飛機之後，就可以把戰鬥指揮部延伸到離開岸邊兩千公里的海上，組織海面上的戰機戰鬥和艦隊戰鬥。這是一個軍事水平的大跨越。美國軍事包圍中國，在亞太地區軍事緊張局勢日益加劇的情況下，中國的預警飛機顯得非常重要，說明中國完全有能力有效對抗美國所有的偵察機，並且為陸地上的導彈部隊打擊美國的航空母艦起着導航的作用。

琴台客聚

葉輝

獐鹿與鹽醋

很多年前讀《舌華錄》，讀到這樣的一個故事：「王元澤數歲時，客有以一獐一鹿同籠以獻。客問元澤：『何者是獐？何者是鹿？』元澤實未識，良久對曰：『獐邊者是鹿，鹿邊者是獐。』客大奇之。」讀後隨即在書頁上摺角間線，此後永誌不忘。

《舌華錄》乃明人曹臣所編，收錄了歷代妙語小品，此書由潘之恒撰序，以「慧語第一」開篇，卷前小序云：「慧之在舌機也，有狂智之別焉。狂之不別有智，如智之不識有狂也。是智者智，而狂者亦智……即智者不自如，而狂者能耶？乃次慧語第一。」慧語者，即智慧的雋言妙語。書中尚有名語、豪語、狂語、傲語、冷語、諧語、謔語、清語、韻語、俊語、諷語、譏語、憤語、辯語、穎語、澆語、淒語，計共十八卷。

上述慧語並無任何禪機，其中「元澤實未識」五個字已道明底蘊，此子說在獐旁邊的是鹿、鹿旁邊的是獐，大抵只是情急而智生，可不像禪語那樣，只求悟而不求解。此慧語好像有點取巧，但細味其中意思，倒不無言語之趣。一獐一鹿是已知的答案，非獐即鹿，非鹿即獐，正是語理上的辯證法，妙在「客大奇之」四個字。

來客獻一獐一鹿，按理已知答案，童年王元澤沉思良久，才說出「獐邊者是鹿，鹿邊者是獐」，來客此時才以「視」證「聽」，果然無誤，他顯然無暇考慮語理邏輯，才會落入王元澤的言語陷阱，因而大奇——此所謂得魚忘筌，來客所期待的是魚，殊不知王元澤只給他一個捕魚的筌，他便見魚而不見筌了。或者說，魚其實早已是筌中之魚，只待耳聞之人以烏有之念證實既在之物。

再說「獐邊者為鹿，鹿邊者為獐」，說法上與符號學似有暗通之處——符號的意義並不是獨立自主的，而是與其他符號相對應、相對立、相比較、相呼應，從而產生橫向的二項對立關係——沒有「上」和「左」，「下」和「右」的意義便不明確，沒有「男」和「父」，便無所謂「女」和「子」了。在上引的慧語裡，「鹿」和「獐」正是二項對立的特定處境。

話說八大山人為《墨山水軸》題絕句：「鹽醋食何堪，何堪人不食。是義往復之，粗餐邁同列。」當中典故出自另一則「慧語」：「盧相邁不食鹽醋，同列問之：『足下不食鹽醋何堪？』邁笑曰：『足下食鹽醋，復又何堪？』」那是說，鹽醋猶如甜辣，可食可不食，妙在笑而反問，語言有趣，皆因日常有情，那麼，各嗜其味、各適其性就好，甲之「何堪」不一定是乙之「何堪」。

《舌華錄》是好書，據南京師大文學院古文獻研究所考證，《舌華錄》問世三百八十餘年，迄未確認編者曹臣是何許人，「除了明萬曆序刻本外，近現代主要有民國初年石印《筆記小說大觀》本、民國二十三年（一九三四年）上海新文化書社排印本及次年上海大達圖書供應社排印本……其中尤以『大觀』本最為通行。」我手上的一本，正是據「大觀」本新編。

百家廊

陳曉鳳

中國式飲食

前些日子一位朋友去參加兵團戰友聚會。幾百人的聚會，包了一個大餐廳，實行AA制，每人交100元錢。他回來說，吃得那叫一個豐盛！十人一桌的席上，擺滿了雞鴨魚肉：巨大的紅燜肘子，大盆的冷醬肉，整隻的香酥雞，大條的清蒸魚等等一一上來。在物價節節高昇的當今還能搞出這樣的席，簡直太實惠了，據說是托了人。可惜人們的肚子有限，吃到最後很多菜都剩下了，只得號召大家積極打包，可還是有很多沒被帶走的剩菜，直接倒進了泔水桶。

這樣的情形北京人見慣不怪，可移民他國回來探親的人卻是看不慣了。某次中學同學在一家高檔餐廳聚會，因為顧了說話顧不了吃飯，剩下很多菜基本沒動。多數同學熟視無睹地離開了，一位移民某發達國家回國探親的女同學，卻站在桌邊久久不願離去。她戀戀不捨地說：瞧，這些魚和肉還都是好好的，多麼可惜呀！於是她要來了餐盒開始打包。在她的感召下，沒走的同學把剩菜都打了包帶走。同學說，在國外，人們吃飯時都非常節儉，外出就餐也是吃多少要多少。如果吃完飯剩下一桌子的菜，別人就會認為你沒有教養。

曾有朋友請吃過日本飯。都是極小的碟子，裡邊裝着極小份量的菜，有的僅是幾顆毛豆。吃主食的時候，一大碗米飯，澆上一勺大醬湯，連飯帶菜都吃下去，肚子也就飽了。吃完飯，桌上不會有什麼剩菜。雖然份量小，可是貴得驚人。中國人去發達國家探親訪友，常感歎人家請客的簡單，那樣的請法要是放在中國，就會被當成對客人的不敬。

有北京人嘲笑韓國人：請客端上來一點點東西，都要鄭重其事地說：很貴的！北京人家飯桌上幾乎天天有的紅燒肉，據說韓國人要過節或是請客時才能吃到。烤肉與唱卡拉OK，就讓韓國人覺得很幸福了。有個在涉外單位上班的女士說，單位來談業務的韓國客戶，對招待的要求不過是：去餐廳喝個小酒，吃個紅燒肉。

中國人請客吃飯，如果不要滿滿一桌子菜，桌上不剩下些什麼，似乎就不夠體面。最近一位在北京工作的外國人總結北京民俗時，就特意提到一條：請人吃飯時務必不能把盤子都吃空！

中國式飲食之所以鋪張，中心思想是要面子。雖然當代中國的社會價值觀早已多元化，可不少人依然固執地認為：飯桌的豐盛度，是體現慷慨的最佳方式。他可能不捨得犧牲半個小時為你做一件很重要的小事兒，卻願意在飯桌上用豐盛的食物來找補。最累的是朋友間的輪流請客：一個比一個叫的菜多，一個花費比一個高，似乎深厚的情誼，就體現在那些油汪汪的盤子之間。若是輪到你請客就叫兩碗麵一個涼菜，那在圈子中就徹底沒了面子，落個「不會為人」的話把兒。

中國式飲食，大概頗受皇家風範影響。清代王朝最後的專制者慈禧，每頓飯得上幾百個菜；最後一任皇后婉容的一頓早餐，也要上爐肉冬瓜、紅燒魚翅、鴨條海參、乾炸肉等十幾道菜，以及肉包子、鹹油炸果等十幾種主食。沒有廣闊的盤子，就體現不出皇家的排場。

專制皇帝掌握着百姓的生存權，自然可以任意揮霍百姓血汗，若是君主立憲國家的皇室這麼排場，早就受到納稅人的強烈抗議，找上一堆麻煩了。可惜一百年之後，一些北京百姓似乎還沒有擺脫皇家進食遺風之影響。於是吃飯文化有時就演變成為「暴食文化」。北京人推崇的滿漢全席，就是以肉菜豐盛著名的。

中國人對席面排場的追捧，與對飢餓年代銘心刻骨的記憶也有關係。不久前上演的《1942》，慘烈得讓年輕人不敢正視。1958年前後的那場飢餓，也讓存活下來的老人們依然歷歷在目。脆弱的社會環境，讓「吃飯」這件事兒，無比敏感而神聖。現在多數人無衣食之憂了，可那種對飢餓的恐懼，還是深深藏在內心深處。

老一代中國人的傳統觀念中，餐餐不吃得酒足飯飽，就得營養不夠。一位老太太素有慷慨之名。疼愛孩子的方式，就是拚命把飯桌搞豐盛。她家吃飯，就是一碗溜丸子，也得冒着尖端上來。自己採買不過來，兒女買來的食物全部報銷。結果把兒女培養成購物狂，還養出了一桌子吃閒飯的浪當子，這些人後來都沒有什麼出息。

因為吃得過飽過好，中國的胖子正在迅速增多。很多小伙子剛剛30歲，就有了啤酒肚，失去了健美的身材。肥胖，讓脂肪肝、糖尿病、血壓高等慢性病的發病率也快速向低齡化發展，結果造成很多年富力強者的猝死。中國式飲食除了過於豐盛之外，也過於油膩。北京街頭餐館盛行的口水魚、煮肥腸、涮肉，以及麥當勞、肯德基等洋快餐，在飽口福的同時，也可能毀了你的健康。

人們吃得太多太好，不得不快速生產動物來供應餐桌。過去豬一年出一欄，現在一年出兩欄半；過去的溜躂雞至少半年之後才能吃，現在40多天就上了餐桌。至於其他動物的肉，也都得用各類化學藥物來催長。所以，在吃進豐盛的食物同時，也吃進了更多有毒物質。

其實，我們完全不需要吃得那麼多。北京人自己家裡開出的日常伙食，也是很簡單的。夏天，就是一碗炸醬麵。一斤麵條，兩根黃瓜、一碗醬就解決了問題。冬天，則是永遠的白菜豆腐。北京人的口頭語是：白菜豆腐保平安。一位靈巧的家庭主婦，能把一棵白菜變為很多可口的菜餚：芥末墩兒、酸白菜、大菜糰子等等，都是營養豐富的傳統家庭美食。當然，如果用來招待客人，她就會覺得寒酸了。

對食慾的過分放縱，對吃飯「場面」的過分追求，難以帶來積極的精神。科學證明，少吃，是重要的養生之道，少吃才能長壽。什麼是好的飲食？個人認為，清淡，簡單，易於製作，是主要的標準。如果有一天，北京人外出就餐，也能遵守這樣的原則，不僅能減少健康隱患，且能減少大量消費帶來環境生態危機。

今年春節的同學聚會有人提議，咱們就來個健康食譜：玉米麵貼餅子、熬雜糧粥、炒小鹹菜如何？立即受到大家的歡迎。改掉中國式飲食大吃大喝的陋習，任重而道遠。

■國人請客吃飯，普遍講排場愛面子，鋪張浪費嚴重。 網上圖片

杜亦有道

阿杜

千古奇冤

一月廿九日便是鄧麗君六十歲的齊頭冥壽（一九五三年出生至一九九五年逝世），而她猝然離我們而去，至今年五月也整整十八載。

一個溫婉柔美擁有天籟之聲的歌后中之歌后，當然是教人懷念不已的。鄧的摯交好友中，林青霞該是一個極重要的人物吧，一個是歌后中之歌后，一個是影后中之影后。有一個時期（約為一九九〇年前後）兩人意外地有一段雙方空暇日子，林青霞正要結婚前夕，鄧麗君正思退出歌壇，此年分別在香港、台北、新加坡和巴黎都買了房子，阿杜正笑她等榮升五國業主，她就帶了林青霞赴巴黎去看她的新屋，途經康城，兩人更突然破例午夜時分雙雙赤裸在康城天體海灘，作了二人生平一次天體裸泳。

後來有數張兩大國際巨星美人互拍的三點式泳裝照沖晒出來，林青霞最近也翻出來刊登過，至於她倆同時互拍過的雙方上下赤裸照，則因二人沒有私家黑房，不敢拿出外沖晒，此一事、阿杜就蒙上了千古奇冤。

因為同此時期兩人都互知最能談得心事，也最能代守秘密的知己，也是唯一知己便只有阿杜，那時本人是名攝記，也有私家黑房，兩人都分別交來各一卷菲林，叮囑阿杜悄悄沖晒出來，然後分別把「作品」秘密交給她們，千祈千萬絕對不可外洩半張，否則俺就是千古罪人，絕對死罪。

記得接過兩者各自交來之菲林時，阿杜出差在台北，為求小心把菲林密藏於大行李篋之秘角，用金屬錫箔包緊（怕行李過機場X光會輻射報廢），然後輾轉帶返港，又剛好嘉禾搬廠又搬寫字樓，行李移來轉去，後來那兩卷菲林足足翻箱倒篋，尋了一年也尋不着下落，只好分別向兩大美人要賴「不知你們是否太過不小心把走了光的菲林交給我」，結果三方都死無對證，兩大美女都以為我是「獨吞珍藏」不肯再拿出來。幸好的是兩大美人赤裸照事後十年果然沒有半張洩漏外出，即使是俺這好友騙了她們也真的成了永遠的人間秘密，而兩美人只有心中狐疑，咱也沒有對不住良心，不過此事迄今也成為本人的千古奇冤。

演藝蝶影

小蝶

《一代宗師》的聯想

那顆鈕扣在《一代宗師》中多次出現，是「念念不忘，必有回響」的印證。不管葉問保留大衣的一顆鈕扣的真正原因為何，都是代表他對一個人或某樣事情的惦記和執着。這個意象令我想起美國劇作家田納西．威廉斯舞台作品The Eccentricities of a Nightingale（港譯《請你愛我一小時》）。劇中女主人翁艾瑪的姨母拚死衝入火場拯救丈夫不遂，只能緊緊抓着他的一顆衣扣而逝。這顆衣扣就是她的永恆，也如希臘神喻般啟示了艾瑪：「有的人在死的時候是不會一無所有的。」於是，她向心上人表白，請他愛她一小時，那一小時就是她的永恆。

《一》片的葉問、宮二和一線天又使我想起動畫《超能特工隊》和電影《少林足球》。《超》片的主角一家都是各有異能的超人，卻不為這個庸人當政的社會所容，只得在芸芸眾生中蟄伏偷生。別人看此片都看得哈哈大笑，在我眼中看到的卻是一個悲劇。《少》片的英雄無用武之地的寓意更加明顯。管你六名師兄弟個個身懷絕技，功夫在商業社會中若沒有經過重新包裝定位原來是沒有市場的。四師弟周星馳問當洗碗工人的二師兄「你明明倒屎倒得好地地，做也要轉行洗碗呢？」更觸動我的神經。二師兄是旋風地堂腿傳人，在慣於為口奔馳的四師弟眼中卻覺得師兄有一份倒夜香的職業已是不錯，這是多麼可悲的事情。

這就解釋了為何葉問說他生命中第一座山是生活。英雄除了怕病來磨，更怕生活來磨。管你們位位都是一代宗師，為了生活，葉問教拳，宮二當了大夫，一線天開了理髮店。宮二在國術街上看見整條街掛滿了拳館、國術館的招牌，驚訝地問：「這裡不就是一個小武林嗎？」她至此才覺悟到她心目中那種超凡入聖、不食人間煙火的武林原來並不存在，武林和武俠都是他們自我浪漫的想像，生活才是他們的最大對手。

看來《一》片的片名是漏寫了一個問號——《一代宗師？》了吧？

此山中

鄧達智

雪困

從前在多倫多周邊上課，那附近地理環境叫Snow Belt，冬來雪多且猛，Waterloo、London，甚至Guelph 冬天雪密。遇雪暴，不用上課當然舉手稱慶，求之不得！只怕大雪出門遠行受影響，大眾一片Shit Shit聲，雪變屎，可想多討厭。

憑記憶，倫敦、荷蘭、比利時及法國西北沿海地區過去不常雪暴，一般雪降下即溶。都說地球氣溫上升，但過去幾年冬天前來過聖誕及新年都見濃重降雪，交通嚴重受阻，情況厲害。

昨天下了一日一夜雪，希斯路機場超過四百航班取消或誤點，不少乘客在機艙乾等五、六小時，最終機組人員夠鐘下班，乘客還需自己找酒店住宿，電視上受訪苦主不少是飛香港乘客！

雖然趁雪打消入城計劃，就地遊格林尼治公園及泰晤士河並伊利沙伯一世舊時居所格林尼治宮變身而成的Queen's House博物館，看古老藏畫，再看美國一代攝影宗師Ansel Adams大型展覽更享受了好幾個小時冰天雪地琉璃世界，可是一步一驚心，就害怕明日星期天清晨飛往法蘭克福的航班受阻！一子錯，滿盤皆落索！

接不上法蘭克福至香港，便接不上香港至曼谷，隨後緬甸仰光的行程也相應受阻。

朋友不斷安排重整行程，最終決定坐Eurostar到布魯塞爾，然後停泊靠近荷蘭小城一夜，次天開車直奔法蘭克福機場，本來一應倫敦會友晚飯全數取消，望天打卦，在這種被天氣影響行程的情況下，這意思最貼切。

過得了歐陸不表示一切回到正常，原應晚上十時到達布魯塞爾的歐洲之星列車，因雪太猛，延至午夜才來到。

次日，從比利時靠近荷蘭南部小城Genk開車到法蘭克福機場，如若正常情況少於三個小時必達，乘中午十二點四十五分開至香港的國泰航班，早上八時開車正好。問題是才出城，大雪紛飛，根本不可能開下去。改行程，趕到最近的德國小城Aachen搭乘火車，幾經轉接才趕抵機場，還有不到四十五分鐘便起飛，還好去電國泰航空要求特別等候才得過關。在歐洲各個機場平均每天取消五百至一千班航班情況下，只是晚點兩小時得以飛回香港的運氣，總的來說真是萬幸！